草地 代际

两代人的故乡在“城”中融汇

张丰

父母度过了他们在广东的第三个春节。弟弟家的老二，一直是我父母帮忙在带。他们有大把的时光陪伴小家伙成长，两岁多的小男孩，已经对爷爷奶奶有了很深的感情，那是他最亲近的人。

好像是为了向我展示带孙子的成绩，母亲问小家伙：“告诉伯伯，你是哪里人？”小家伙笑了，用河南话口齿清晰地吐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河南省郸城县xx乡xx村”。那是我的老家，也是父母希望小朋友能够记住的地方。

听小家伙讲河南话，我感到怪异并且不安。这里是广东，即便是我和弟弟交流，也都习惯使用普通话，但是父母却教给小孙子一口河南话，如果放在网上，这说不定会受到网友的谴责。小朋友一脸无邪的样子，弟弟弟媳也都不在意，看到父母高兴，大家也都开心起来。

弟弟的宽容也不是没有道理。等下半年小朋友上了幼儿园，就会摆脱河南话，很大概率，也会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老大就是这样，他小时候跟着湖南来的外公外婆，会讲流利的湖南话，但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讲普通话了。如今，已经读初中的他，在学校和小伙伴说粤语，在家和父母说普通话。

到了侄子这一代，什么是“故乡”，已经彻底变成一个问题。很多年后，他们向别人讲述自己时，多半会自称广东人。他们会特别声明，父亲来自哪里，而母亲又来自哪里，那一连串地名，不会再有实际的意义。弟弟家的老大，长这么大只回过一次河南，而外婆所在的湖南乡村，他一次都没有去过，最多只抵达省会长沙。

这样看，我父母教小朋友讲河南话的努力，多半是徒劳的。很大程度上，这和小孩子无关，而是他们自己内心的困惑罢了。他们趁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反复向孙子灌输这种故乡的概念，希望在下一代和老家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注定收效甚微。

不要说下一代，即便在我和弟弟身上，故乡的观念也日益变得淡薄。春节，我们没有按照老家的方式过年。初一那天，我们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起五更煮饺子，而是睡到自然醒。我们围坐在餐桌前，举杯，就像电视里所演的那样，说一声“新年快乐”，而不是像老家的人们那样，挨个去邻居家拜年。这里的邻居，只是一个地址意义上的，大家都在一个小区，都是业主，没有共同的过去，也不关心彼此的未来。

但是父母很在意故乡。他们像在老家那样，置办年货。买了各种蔬菜，在厨房里堆到一起，却忘记了以广东的气温，这些蔬菜很容易坏掉。在城市，人们可以随时买到想要的东西，而不必再像老家那样，提前好几天把过年要用的东西买回家里。即便在广东已经住了三年，他们做的饭菜，还是家乡的味道，只有在味觉的意义上，我们过了一个“故乡的年”。想一想，这是相当神奇的事，他们总有办法，寻找到和老家相同的食材，这真不是容易的事。

父亲大声打着电话，和老家的人相互致以节日的问候。这一刻他很开心，他希望我和弟弟也挨个给老家的长辈打电话，这似乎是一种创新的仪式。他想通过这个仪式，告诉乡亲们，我和弟弟虽然在外地工作多年，却仍然是老家那个村庄的一员。很可惜，我们的家乡话已经说不利索，在老家人听来，想必也是怪怪的。

立春过后，父母就都过了70岁。过去一年，他们身体似乎不佳，感冒了几次。生病的时候，他们变得神秘而慌乱。母亲甚至提出赶紧回到老家，让弟弟妹妹哭笑不得。父母考虑的是那个终极问题：这次生病会不会告别这个世界？如果有这一天的话，希望一定回到老家。这可能是他们才有的情感。故土，不仅是故乡，也和土有着实实在在的联系。每天，他们都会准时收看央视的全国天气预报，然后还要观看河南台的全省天气预报。在心中，那片天空的风雨，和自己始终是相关的。

懂事的侄子，会准时把电视频道切换过来，尽管他永远不会懂得，天气预报这样的节目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喜欢看的，是从外国引进的动画节目，喜欢的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游戏。对他们来说，“故乡”早已飘散在空中，或者还在追寻之中。

草地 变迁

年忆：“细伢记得千年事”

童伟民

说到过年，像我这样五十好几的人，再也难有儿时的那种激动和期盼，有的是不尽的记忆与感慨。

“细伢记得千年事”

老家有句古话，“细伢记得千年事”，这话一点不假。几十年一晃而过，儿时过年的那些事仿佛就在昨天。

儿时最为期盼的一件美事就是过年。之所以期盼，是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东西吃，才有新衣服穿，家里的一张大桌子才能天天坐满，塍子里才会比平时更热闹更好玩。

说到吃，第一顿美味当数“腊八粥”。“腊八”还未到，奶奶就会在火塘边当着一家人的面，掰着指头数，这“腊八粥”除了大米，还得加进肉丁、红豆、南瓜、芋头（红薯）、栗子、红枣、油面头这七样东西。这几样东西现在随处都可买到，但那时得提前准备。记得有一年，放在缸里用沙埋藏的栗子全都烂了，只好临时放几片青菜叶掺成八样；还有一年，因爷爷生病，不能亲自动手做油面，奶奶又不想去借别人家的面头，第二天一早，待粥煮好，奶奶一边轻轻叹气，一边对我说：“你爹（指爷爷）这次病得狠，个把月没起床，你总要吃他扯的面，以后怕是没指望了。今年这粥里只有七样东西，你去问问你爹吃不吃。”我见桌子上放着一碗腌豇豆，连忙说，把这浸豆放点里面去，不就有八样？奶奶半天没吭声，待我从爷爷的房间出来后，她竟真的在锅里放了少许腌豇豆。这是我一生中吃的最难忘的一碗腊八粥，因为爷爷这次只喝几勺粥汤，不到一个月就丢下奶奶，永别了我们。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大别山区的小年。小年虽没大年过得热闹庄重，但同样要吃年夜饭，只是桌子上的菜明显比不上过大年，真正的大餐则要慢慢熬到腊月三十才能吃到。

爷爷健在的时候，每年的年饭都是在腊月三十的大清早吃。由于父母和叔父一家都回来了，床铺就有些拥挤，加之大家都睡得很晚，奶奶和姑妈五点多就起床做饭，上上下下总会有些响动，很难睡好，以至我们几个小的要反复催促才很不情愿地钻出被窝，有时菜上桌了，还在洗脸。上高中后，有一年我壮着胆子问爷爷，“还福”（指吃年饭）怎么非要在清早，中午不是更好？他板着脸说：你看一塍子人哪家是中午吃？祖辈定下的规矩你个伢儿说改就能改？我一想也是，这全塍几十户人家没有哪家不是在清早吃，而且家家都在抢先，天还未亮，鞭炮响个不停。改革开放后几年，我又跟爷爷说改个规矩，他见有些人家不再在大清早还福也没什么不好，就顺水推舟把时间改了。这样，奶奶就不必再在昏暗的灯光下忙忙碌碌，我们也可以多睡会懒觉，中午还能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其实，这顿饭也就是十个菜，号称“十个大碗”：一碗正肉（大块肥肉）、一条不到一斤重的全鱼、一碗肉骨头海带汤（有时海带换成几颗红枣）、一碗黑色的芋头粉丝、一碗煎豆腐，再就是萝卜、青菜、腌辣椒和豇豆等。这些菜我并非从未吃过，但只有“还福”才能同时吃到。家里平时没人喝酒，但过年也得喝几杯，要么是几角钱一斤的散装酒，要么是县酒厂的瓶装酒，块多钱一瓶。我家是工干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要好点，也就是这个水平，别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春节期间，地处湖北省山区的农民在手工制作糍粑。 新华社发（宋文摄）

正月初一，也有一顿美味，那就是清早起来的一碗鸡汤糍粑面。鸡是头天现杀的，当然是自家养的土母鸡，面是爷爷一手一脚扯出来的，糍粑打了没几天，新鲜得很，两只大土罐的盖子一揭，鸡汤的香味满屋都是，夹起一块煎得黄松松、气鼓鼓的糍粑，往鸡汤面碗里一放，立马就会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这碗没吃完，就想着再来一碗。过了初一望十五。十五和小年一样，也得办几个菜，但档次规格与过小年大体差不多。对于过年的吃，我之所以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想来，既有儿时贪吃的天性，但重要的是，那时想吃点什么真的很难。

除了吃，过年往往还有新衣服新布鞋新裤子穿。母亲在大队卫生室发药打针，并做接生员，一些产娘没有别的什么感谢，就主动为她做双鞋，纳几双袜子底。因此，我和弟妹每年都有一双新棉鞋穿。那时乡下人只有冬天才穿袜子，而且是那种针织的长筒线袜，下面还要缝上自己纳的袜子底。长袜易从腿上掉下来，就用两根布条把袜子捆在腿上。这种袜子现在很难买到，袜子底也只有这几年在一些旅游点上能见到，其实这东西与鞋垫没太大的区别，只是鞋垫上有绣花，做得也要精致一些。

那些很少有压岁钱的年

儿时的我们与现在的孩子一样，也喜欢热闹好玩，但玩的却不一样。现在的孩子一放寒假，主要是待在家里看动画片、上网打游戏、玩手机，有的也会认真看看书，做做寒假作业。而我们那时除了帮助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活，大部分时间则是赶热闹寻开心。

若是天晴，几个小伙伴就会相聚在某家的门口，往石头上砸火炮，将拜年接客时的一小挂鞭炮偷偷拿出来藏在身上，一个个地解开，相互比着燃放，看谁丢得高，看谁的炮子更响；某家剃年猪，放血的那一刻不敢看，但屠夫佬用嘴对着猪脚使劲地吹，吹出个大肚子，然后用开水一泡将毛剐净，去头割肉，这情形一定是要赶去围观的。干塘打鱼时，收网的那一刻很有趣，更得去凑个热闹。若是雨天，要么就老老实实地坐在火塘边烤火，要么就跑到隔壁的十爹家，哄着他反复地讲一些秀才对对子、陈世美不认前妻之类的故事。雪天更觉得好玩，一大早，伙伴们就会聚集在门口的大塘前，先用一只脚试试塘边的冰结得厚不厚，上面能不能站人，胆子大的一定要站在冰上去，双脚用力闪几闪，胆小的就四处找来一些小瓦片和薄石块，在冰上打“卓”儿，看谁的瓦片滑得更远。塘边玩过一阵，再去堆雪人，拿竹竿敲屋檐下的凌冰吊。晚饭后，又会出门晃荡一阵，总会碰到一两户人家打磁粑。糍粑打好后，主人家也会给我们在一旁加油的几个孩子一人扯一小坨，大家嘴里说不要，手却伸得老长。

初一早饭一吃，就要赶快去拜年。爷爷说，去长辈家拜年一定要在上午，下午去对人家不尊重。因此，哪家先去哪家后去，今天到哪明天到哪，都得听他安排。每到一家都有鞭炮迎接，还有香茶、瓜子、花生招待，有的还非得让你喝一碗甜酒，或是吃点糍粑面。一上午转下来，肚子里特别的饱，午饭就空一餐。那时虽然也时兴给压岁钱，但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在城里工作的外公外婆，好像很少有人给过，也很少有人去谈论这事。在我看来，那些很少有压岁钱的年，一样充满浓烈的亲情和温暖。

儿时的文化活动比较贫乏单调，平时可以看看露天电影，年关天气太冷就不放了，大队会组织一帮人耍狮子、舞龙灯，演一场文艺节目。为去观看，我们常常要步行往返上十里路。有时礼堂的人坐满了，就猫着腰站在台前，一旦大门紧闭，只能趴在窗子上往里面瞧。

欣喜与淡淡的忧伤

1978年高中毕业前，我一直在乡下老家过年，此后虽在县城工作，但仍有近十个春节依然是回家陪着爷爷奶奶过。爷爷奶奶过世后，只能在城里过年，乡亲们过年的事却总在惦念。

前几天，为兴建文化广场的事，我特意回到塍里，也想顺便找找儿时的年味。

如今，农村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大部分地方修通了进村水泥路，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低矮破旧的土砖房逐渐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小楼房，彩电、冰箱、空调早已进村入户，摩托车、小汽车、农用车与日俱增，手机、电脑、热水器更是得到普遍使用。乡亲们不愁吃喝不愁穿，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忧的是，乡下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进城定居，村里难见几个青年人。没了大集体时的那种生机与力量，不少儿女长期不在身边，老人感觉十分孤寂，一旦生病住院，常常为谁来照料发愁。垃圾围村、请客送礼、少数孩子上网成瘾、单身汉难找媳妇等问题，也让众多乡村干部和乡亲们深感不安和焦虑。

这几年，农村的面貌又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新变化：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能人回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站、文化广场建了一个又一个，村头跳起了广场舞，祖祖辈辈住在大山上的贫困户，怎么也没料到会搬进山下的移民新居过年，家乡那顶戴了几十年的贫困县帽子也即将被彻底甩掉。

草地 世间

清爽有意境的故乡值得终老

韩浩月

想到故乡，以前内心有股黏稠的情绪，这种情绪可以解释为“思乡情切”，也可以理解包含了某种无奈与愁苦。今年春节期间，回乡过年，一共待了十天，最鲜明的感受是，那股黏稠的情绪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

“繁忙”仍然是过年的主旋律。大家庭里的长辈，一年未见的亲戚，少年时代的朋友，中学时期的同学，认识二十余年的老友……都需要见上一面，喝上一杯。老家“无酒不成席”的习俗深入人心，但“劝酒”的习惯已经远远不像以前那样“执着”了，一般只劝两三次，若是坚持不喝，也就不再勉强，对于开车参加饭局的人，自然就拿到了“免酒金牌”，无人敢劝。这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十天里虽有九天晚上在喝酒，但没有一次喝醉过，这在往年是不可能的。

人在外地，但户口在老家，趁着过年的机会，要把临近到期的护照换了，也想把用了多年已经旧得不像样子的户口簿换成新的。前几年已经感受到公安部门服务态度的变化，今年又进步了一层，由以前的被动服务变成主动服务了。办证大厅洁净安静，岗位与流程标示清晰，办事人员的笑意中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甚至可以做到跑前跑后帮助递送复印资料，每个环节都进行细心的提醒。整个需要办理的事务忙完，也没超过十分钟。这种贴心，治愈了很久以前遗存在心的“办事恐惧症”。

县城的绝大多数党政、教育机构，都搬到了新城。新城在老城以东，临河而建，有近万亩的栗子树林覆盖，道路宽阔，各种路牌指示清晰规范，没有拥堵的状况，也罕见电动三轮到处窜的情形。进了新城，节奏明显地慢了下来。到了夜晚的时候，路边的大树上挂满红灯笼，夜色静谧，令人安心。我在河边一栋新的酒楼里，请弟弟、妹妹差不多十家人吃饭，近40口人，也能有一个大的房间轻轻松松容纳了。屋子里因为家人的欢聚而人声鼎沸，打开窗户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大河以及被夜色包围的树林，这一动一静的融合，令人心情放松而愉悦。

在社交媒体上，今年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山东女人为什么不能上桌？”这个话题其实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除了个别地区，整个山东境内这都是个“伪命题”。以我家为例，在大家庭聚会的时候，不但女人可以上桌，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坐在哪里、喝什么样的酒。至于小孩不能先于大人动筷子，拜年要磕头等，这些“规矩”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坚持下，已经接近瓦解，饭桌上的“人人平等”，在绝大多数家庭那里已经实现了。

什么是故乡？以前我的思索是，故乡是你曾生活过的一个大环境，是那方水土的文化与传统。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觉得不必把故乡设定得那么大，故乡其实就是你熟悉的亲人、朋友，他们加在一起最多不会超过200人，和这200人相处好，建立良好的沟通，故乡就是美好的。大环境是一个有效的补充，故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变好了，更是锦上添花。

因为不断游走于一线城市与家乡县城，我对故乡大环境的变化很敏感，尤其是不易觉察的人际关系变化。这两年来感受最为鲜明的是，那种绑架式的亲情关系、人际关系，在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已经松动了不少。那种“谁穷谁有理”“斗米养恩，担米养仇”的心理，在逐渐消失。故乡的人也在重新审视人际关系，尝试用清爽的交往来取代源自农耕时代就遗留下来的黏腻关系，这是一个带有断裂感与疼痛感的过程，也是一种本能的觉醒。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漫长，但却会给县城、给乡村带来真正质的变化。

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情感交流等方面的变化，来自通行于大城市的规则意识的冲击。各种现代意识通过社交媒体、影视综艺、各种APP应用，不断地渗透。以打车软件为例：网络约车，下车付费，乘客打分……这个流程其实就是规则意识的一次普及。而网络购物、网络购票、网络娱乐消费等等，在县城的应用程度，与大城市相差无几。长此以往，必然会带动人们思考方式的转变，继而对人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类似“逃回北上广”“故土难回”的声音依然有不少，但这并不能阻止更多人因为觉察到了故乡的变化，而产生“叶落归根”的念头。前些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时尚杂志的编辑，回到了父亲的村庄，高速公路经过这里，父亲把老房子翻盖成三层楼房，院内前前后后种满了各种树木，有月光的晚上，她搬出桌子板凳与家人在月光下喝茶，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心真正拴系于此。我觉得，像她一样，有不少人在无形当中，重建了与故乡的关系，拥有了一个清爽的、有意境的、值得终老的故乡。

草地 原乡

回“村”过年

林建武

想想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村”过年……

进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母亲也时不时来电问是否回农村老家过年。

其实，这些年，春节也都是在老家过，只是没有长时间在农村老家住上几天。

从家回到父母住的地方并不远，现在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农村的道路也基本都是水泥或柏油路了，驱车也不过两个小时，平时每逢周末都会携妻带女回家和父母喝喝茶聊聊天，所以少了一份牵挂和期盼，多了一份温馨和幸福。

去年，父母决定要把住了近三十年的房子重新整修一下。经过近半年的施工，于日前收拾完毕，父母决定让我们兄弟俩一起回农村的家多住几天。

老家是在离厦门不远的地方，隔江相望，是盛产水仙花的龙海，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起点，还有闻名的古月港、天一总局等。家乡人勤劳敬业，改革开放初，每天闻鸡起床，挑起扁担在厦门走街串巷，卖水果、卖蔬菜、卖海鲜……这些年家家户户都建起风格各异的洋式小楼。

我的家就在这样一条连着古月港与现代繁华地带厦门的路上。这是一座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二层木质结构小楼，前面临着一条省级公路。在入口处有一口百年老井，方口圆肚，全部用石头砌成，井壁上绿苔斑驳，井口的四块条石因常年摩擦而沟痕陈陈，如一位古稀老人脸上的皱纹。然水质清澈甘甜，尝一口沁人肺腑，以前每逢干旱时附近几村村民都要在此彻夜排队等候挑水回家。现在自来水已经通到各家各户，挑水的热闹场面已经很难再见，但仍有几户村民偏爱这口百年老井，坚持天天来挑水泡茶。每当看到这口老井时，当年的情景就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的脑海。

楼的右边是一座不高不低的小山坡，常年郁郁葱葱，满山的野果随处生长，在山的最顶峰有棵生长了近百年的松树，树叶茂盛，苍翠遒劲，姿势雄伟，树身粗壮，要四五个人手相连才能抱住，树枝一层一层地向四面舒展，从远处看好像一座矗立在山上的宝塔，是我们小时候喜欢玩耍的地方。山脚下是一片生长得不太规则的竹园，每当微风拂过，那竹叶唰唰掉落下来和竹子随风摇曳的气息让人流连忘返，这片竹林几乎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时代。那时，夏无空调高温炎热，这是幽然自若之处读书的最佳去处。茂盛的竹叶把炎热的阳光挡在外面，重重叠叠的竹叶间，只漏下一些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尽管烈日炎炎，竹林里面却透着凉爽。

小时候，父亲是一名司机，春节前是最忙的时候。那时车辆少，父亲要不停地早出晚归为各乡村拉年货，母亲则要随车去搬货。从记事起，每年的春节都是我在家里大扫除，贴春联，基本上都要忙到晌午才能收拾妥当，忙碌的父母总是要在除夕的鞭炮声响起才能拖着疲惫身躯但心情愉悦地回家，来不及梳洗就和我们共享除夕之乐。那时候物资虽然匮乏，可是除夕的鞭炮声却不会少，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往往是一波未减，一浪又起，热闹非凡！

家是山脚下临公路的两层木质小楼，我的卧室在二楼，床铺紧挨着墙壁，床头侧上方有个窗户，抬头可望天空。每当冬天明月之夜被寒冷的冬风吹进被窝时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月光洒落在床头的地板上，都能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千古名句。不曾想，已过不惑之年，每每一人出差在外看到月圆时分都会想起那个伴随着我“恍然步入千年梦，半是虚无半是真”的窗口。即使在深秋时节，夜晚萧瑟的秋风吹着窗外，边上的竹林沙沙的声音传过来时，总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

这些年在外奔波，对于“年”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感觉又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开始而已。随着事业和家庭的稳定，我和弟弟在离老家不远的市区有了自己的小家。这些年春节经常把父母接到城里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过年味道，逛庙会、看花灯、看电影、逛商场、看花展等等，这是在农村没有的另一种热闹。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然，炊烟无论飘得再远，终会落回村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心总会惦记着家的方向。即使父母已逐渐习惯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切换的生活，还是希望我们能都回农村老家去过过年。从以前的一家四口变成了如今的三代十口人，父母决定把农村的房子重新整修改造，为的是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孙女回来能更适应，操劳了半辈子的父母在为我们兄弟操碎了心后，还在操劳孙辈的生活。

当动车的车轮踩着新年爆竹的碎屑，在年迈父母的眼光中，收获一片亲情与不舍，踏上回城的路……